



大厦谷

劳 尔 · 拉 腊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大 厦 谷

〔阿根廷〕劳尔·拉腊著

王 科 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Raul Larra
Gran Chaco

本书根据 Editorial Futuro, Buenos Aires,
1958 年版本译出

大 厦 谷

原著者 [阿根廷] 劳尔·拉腊
翻译者 王 科 一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3毫米1/32 印张：4 7/8 字数：98,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833

定价：(九)0.52元

內 容 提 要

1930年前后，资本主义經濟危机波及阿根廷。工农群众在饥饿、失业、租稅和疫癘的重重压迫下，紛紛罢工、暴动；反动軍人則趁机发动武装政变，实行法西斯独裁，魚肉人民。

《大厦谷》即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描写移民們始而受农业部欺騙，前往厦谷省垦荒植棉、历尽艰險，繼而又受棉粮收购公司压低棉价和农业部增加地价的威胁，終于忍无可忍，实行武装暴动，拒絕出售棉花。作品深刻反映了农民們迫切的土地要求，揭露了社会党右翼人士变节投靠反动派、殘酷镇压移民起义运动的卑劣勾当，还从侧面透露了阿根廷地下共产党人在受尽迫害的黑暗年代里，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独裁斗争的英勇气概。

共产党员作家劳尔·拉腊在这部作品里以凝炼的笔墨，生动的情节，奇幻的风光描写，勾勒了三十年代阿根廷的时代风貌，展示了阿根廷人民持續斗争的远景。

原书第二版序言

1956年5月24日，我以阿根廷文化代表团一员的资格，到达北京。在那次为庆祝我国国庆而举行的盛情的晚会上，一群中国青年用西班牙文祝我们“晚安”(buenas noches)。我当时还以为，用西班牙文招呼我们，又一次表示了主人殷勤好客的礼节：自从我们到达以来，一直都是备受礼遇的。事实却不然。原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三年级的男女学生。他们特别亲亲热热地围在我身边。“就是那位作家，就是那位作家，”他们嚷嚷道。难道他们认识我吗？接着他们告诉我，《大厦谷》的几个片断，已被采用为他们三年级的课本。有两位甜蜜可爱的小姑娘开始谈到那几个片断。我从来都不曾感到过那么高兴。后来又去访问那个学院，受到西班牙语系全体学生的热情接待，我给他们作了一次关于阿根廷文学的报告，他们的“室内阅读”班所钻研的课文就是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红胸鸟的插曲。由一位女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当场回答，我从这一问一答中，看出这个插曲的若干地方尚待润饰。我当时在场，蒙邀参加讨论，目睹十年前自己写的“这点东西”居然成了精神交流的触媒剂、精神食粮、精神鼓励和生动的谈助，在那遥远的、显然与我们不同的人中间起着作用，我不由得感到惊喜。

这一次的經歷尤其使我明确了作家职责的真諦：他的真正的重要性，他的洞烛幽微的能力，他垂諸久远的种种可能性，以及美感的普遍影响。

从那一天起，这本被遗忘了的小說对我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意义。于是我觉得有必要让它重印。此次重版几乎不止是作了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原来写得不够充分的场景也重新赋予深度，較之十余年前的初版本已显然不同。

劳·拉

1958年6月

瓦倫蒂跳下了馬車，走到一块石头路碑跟前。他随手抓起一把土，蹲下了身子，开始进行鉴别。凭着他庄稼人的經驗，他一眼就把这儿的土质看得明明白白。

“夹着砂呢，”他下了这么一句評語。

然后轉过身去望着周遭的风物，望着大路两旁連綿的群山。再也看不見那象海面一般平坦的平原，看不見那方方整整、如同棋盘一般的耕地了——耕地上美丽的庄稼正在怯生生地吐出穗子呢。整个上午，他們这一行人一直在那些长着疏疏朗朗的野豌豆^①的山間行进着，現在已經是午后，来到了大厦谷的边境，树林变得更密了，一棵棵聳立的大树显得那么威武堂皇，盛气凌人。

瓦倫蒂对着眼前的这一片天然景色，頗有几分惊异。那一股阴森森的气息，那一股蛮荒的气息，直向他扑来。他用一只手当做眼罩，望着大路的那一头。同来的一群伙伴正朝着

这边走过来，步伐很慢，原来那些馬儿走乏了，再加上大太阳，就更加走不动。

瓦倫蒂回到自己車子跟前，帮着妻子从車上搬下了一些什物，准备做飯。然后又把馬匹从車子上解下来，卸除了鞍轡，牵到近旁一个小山坡那里去。他走回来拿了一袋玉米和两桶水去喂馬。那几匹牲畜渴得什么似的，一口气把水喝光，又用脑袋猛撞着飼料，表示还要喝水。

“对不起，伙伴们……只得委屈你們一下啦……大桶里的水已經淺了半截啦。”主人一本正經地发了一通議論。可是这些坐騎哪里肯就此罢休，它們竟然坚决不去嚼一口玉米，以示抗議。

“怎么办呢？”說着，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車子跟前。伙伴们都来了，正在忙着搭帳篷。那个捷克人塞蒙納克走过来問他，为什么停在这儿不走。

“现在是下午两点，太阳太大，受不了……最好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繼續赶路。”瓦倫蒂这么回答他。

“厦谷呢？哪儿才是厦谷呀？”这个碧眼金发的大个儿焦急地詢問道，一面揮着双手，簡直象是扑动着两只翅膀。

他的伙伴把那块石头路碑指給他看。捷克人連忙走过去，弯下腰来吻着那块土地。剛剛赶到的其他許多人正在默默无声地欣賞着四下的风光。大个儿这会儿正以无限的深情撫弄着一大块潮湿的泥土，用粗大的双手把它搓碎。有几个人照着他这么做，还有些人跪在地上禱告。不过誰也摆脱不了眼前

① 南美洲的一种木本植物，形似豌豆，但枝干高大如树。

这种情绪的感染。这一伙人是由形形色色来自各地的老乡组织起来的，信各种教的人都有，也有人什么教都不信，但目前却都受到同一种情感的支配；虽然表现感情的方法极不一致，但绝不会招惹他邻近的人生气。

妇女们叮叮当地敲着洋铁碗碟，叫家里人去吃饭。人群慢慢地散开了。瓦伦蒂回到马车上，在小帐篷下面，傍着他妻子躺了下来，妻子正在给两个小孩喂饭。他揭开煎锅的盖子看了一下，又把它盖好，一点不感兴趣。

“这一回我做的是蛋糊，”妻子微笑着说。

“我不饿，”他回答道，随手点起一支香烟。

“你至少可以吃点奶酪和鲑鱼，”妻子坚持着说。

“我不饿……”他重新说了一遍。沉默了片刻，他又说了一句：“我的饥饿只有土地才能满足。”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一小撮沙土。

妻子在丈夫肩上拍了一下，好象是在鼓舞他。然后她这样说：

“我们会得到土地的，霍塞。”

一天又一天，络绎不绝的双轮有篷马车，驰过厦谷的土地，车上载着一户户的人家，还装着家具和农具。他们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中部大平原，还有的是来自北方的圣塔非人，都是由于种种的天灾人祸，不得已而离乡背井的。全都满怀希望，准备重新奋斗。历年来，他们一直在试验着自己的运气，正当幸运开始向他们微笑的时候，又遭到无可补救的旱灾。他们是从欧洲各地来到阿根廷的移民，本想一下子在这

里发财致富，返归故乡，到头来却都放弃了这种打算，纷纷变成了地道的混血儿，在这儿的土地上生了根，遇到的命运都是大同小异。在目前，地租、疫癘和旱灾，正在驅使着他們向这个国家的内地迁徙——提起厦谷，誰的嘴唇都会微微发顫。

厦谷这地方，意味着火炉似的悶热，意味着蚊蚋和滿天灰沙。說起那里的自然环境，决不是什么避暑的蔭凉处所；它既不是供你怡情快意的情侶，也不会让你过上舒舒服服的好日子。犁头要磨了又磨，才能犁去丛生的牧草，犁松坚硬的土地。鉄锹要拚命去掘，才能連根掘出倔强的牛蒡草。不錯，厦谷地域辽阔，可是遍地山巒密布，山上长滿了难以想象的野生植物。真正宜于耕种的山谷和小平原很有限。甚至連一条通道也沒有……

这一伙人繼續前进。后面跟着一群公牛和馬匹，都由熟练的小伙子們驅赶着；再后面是一群狗，自得其乐地嗅着这一块块新鮮的牧場，每逢嗅到一只鷓鴣或是松鸡，就立即朝着里面直追。山边上偶尔也看到一只受惊的淡黄色花鹿露出臉来。

“那是一只老虎呢，”有人說。接着那人便准备开枪。

他們簡直好象出埃及，去寻找福地^①。原来住的地方，什么也沒留下。孩子們把头顫被砸破了的洋娃娃也隨身带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历险。老年人都有一种直觉——这块被地獄里的太阳烤得象石灰似的土地，正好給他們当做坟地。

人們都在凝神沉思，鉄板着面孔。簡直什么話也不交談。

① 借用《聖經》《出埃及記》的典故。

車輛里面傳送出一陣陣飯菜的香味，向人們的鼻孔里撲過來，撩人食欲。

路趕得那麼慢。突然之間，駕車的牛馬受驚了，紛紛奔上山去。又得花費好幾個鐘頭去把它們趕到大路上來。一列火車開過，大卷大卷的水蒸汽籠罩住他們。趕車的小伙子們揮着手招呼火車。

“這些外國佬！……一輩子也不屈服……現在又趕到這兒來種棉花啦。”火車司機對他的助手這麼說。

棉花。這是一次為棉花而進行的狂熱的長征。那些淡赭色的麥田和乾燥的玉米田離他們越來越遠了。

“棉花，棉花，”旋轉的車輪這麼歌唱。

“棉花，棉花，”機車上的活塞這麼嗒嗒地叫嚷。

“棉花，棉花，”人們的嘴唇一遍遍這麼念叨。

木柱上有一張布告在晃蕩。一條狗撲上去，想用爪子把它扯下來。它接連撲了幾次，都沒有達到目的。於是惱羞成怒，開始狂吠起來；一陣微風吹過，戲弄着那張布告，逗得它發出緊急的呼喊：

移民廈谷。大力植棉。每噸收
購價格五百納西昂納爾^①。

——农业部示

① “納西昂納爾”即“比索”。

二

小汽船发出尖锐的唿哨声，划破了早晨宁静的空气。舟子们关上了船尾那扇出入口的船门。船就象一条大鱼似地慢慢吞吞从码头上驶出去，船头朝着河中央。水上掀起了巨浪，猛烈地拍打着哥连德的陡峭的河岸。

种满了香蕉和曼迪约卡^①的安特葛拉岛上的岛民们，把一只只的独木舟从岛上开出，运了水果到城里去出售。巴拉那河在上游吞纳了巴拉圭境内的许多小河，河水给染污了，呈现出一种近似红色的赭褐色，静静地向下游流去。它即将走上自己的末路——被那条一路吞噬小川细流、河床不断扩大的巨龙帕拉他河^②所吞没。

埃尔纳斯托·卡斯蒂略斜倚着栏杆，朝着这座他刚刚离开的城市望了最后一眼。他不安的童年和烦恼的青春都是在那儿度过的。这一次的离别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的痛苦。他对于哥连德并不短欠什么情义——他在那里看见了自己父亲的逝世，是被人暗杀的。虽然早就该预料到主使人是誰，却一直没有查出凶手。

眼前留在哥连德的只有克洛朵米拉老大娘，也就是把他

① 曼迪约卡(Mandioca)：南美洲的一种热带植物，约二三米高，其根粗大，多淀粉汁，可用以制食品，类似薯粉。

② 帕拉他河(Plata)：意谓“银河”，因1526年，以谢瓦斯蒂扬·卡波特为首的西班牙探险队看到这里的土人佩带银首饰，误以为此处产白银。此河位于阿根廷东南部与乌拉圭交界处，注入大西洋。

領大的老保姆。母亲已随着父亲相继去世。他的姐妹們早就住在京都。

埃尔納斯托带着榮耀的律師頭銜，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里來，準備把父親所發動的那場鬥爭繼續進行下去。他要象父親生前一樣，做窮人的保衛者。他要在这座宅子裡向那位一手謀殺了他父親的兇手挑戰。

漫長的兩個月過去了，這兩個月是在溽暑的酷熱和殖民地式城市裡萎靡不振的氣息中度過的。沒有一個主顧找上他的事務所來。精神苦悶的結果使他唯有縱酒消遣。也沒有什麼朋友和他來往，多少漫漫长夜都是關在父親的古老的住宅裡打發過去的。對面宅子裡住的是當地一位大老爺^①。埃尔納斯托只有一次看到他走出來，全副武裝，跨上了汽車，到自己莊園上去。埃尔納斯托想，這位拉蒙先生，本省真正的首腦，敢情是怨家對頭太多，唯恐人家以怨報怨，因而那麼胆怯吧。他突然想到報仇，接連兩天躲在窗戶後面，等着那位大老爺。

對面宅子裡的百葉窗都放了下來，什麼也看不見。結果是這樣一個念頭占了上風——離開這座單調的城市，這座面向過去的落后城市。他跟克洛朵米拉大娘告別的時候，老大娘跟他說得對，報仇是徒勞無益的。他終於听取了他的朋友、

① “大老爺”原文是Caudillo。這是一種封建割據式的軍閥官僚，普遍盛行於十九世紀末叶拉丁美洲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大戰後的阿根廷亦極風行。獨裁者庇隆就出身於Caudillo。“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Caudillo，其權力至高無上。”參閱霍斯特著《拉丁美洲政治史綱》第十八章“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獨裁者”。

他的同班同学恩利凱·馬岱倚的劝告，收拾行装，現在正渡河到利西斯吞西亞^①去。

一陣濃烈的污穢和汗水的气息，打断了他的沉思。一家打短工的男女老少，从他身边走过。他們也是从本省逃出来，要到厦谷的土地上去碰碰运气的。象他們这样的移民多的是：一只手提包里携带着几件少得可怜的衣服——一条狭长的小垫子，几件鍋蓋碗罐。整个家当都装在这个手提包里了，这是他們长年累月流浪生涯的象征，是他們随着收获季节的轉換而奔波无定的生活的象征。渡过河去給人家鋤一陣地，掙回来几个錢，几条灯笼褲，几块花手絹；等到棉棵上开滿了鈴形的白花，又重新赶到厦谷去。这些劳燕似的苦工，总是那么来往匆匆，在任何地方也待不久。

卡斯蒂育覺得應該憐憫他們。他記起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些伙伴、以及他的朋友馬岱倚所发表的許多社会主义的宏論。社会主义，保卫穷苦人……他覺得自己傾心于这种主义，尽管他根本沒有弄懂那是怎么回事。在首都，曾經有人帶他去晋謁那位議會首領迭·托馬索，那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他还記得托馬索跟他說的那番話：“你应当跟我們合作，議會里需要象你这样的青年……”

那股刺鼻的汗臭又扑进他的鼻孔。

“这倒是不错……可是，多臭呀！……他們也应当洗洗澡呀。”他气愤愤地想道。

一个半裸的小娃儿从母亲身边逃出来，走到他跟前，扯他

^① 利西斯吞西亞是厦谷省的省城，人口約三万三千人。

的褲子。埃尔納斯托臉上浮現出一縷微笑，甚至輕輕地撫摸了一下這孩子的黑黝黝的皮膚。一会儿，孩子的母親走過來，用一只硬梆梆的右手托着這個拖鼻涕的娃兒的光屁股，把他抱走，卡斯蒂育這才鬆了口氣。

小船順流急馳而下。粗嘎的汽笛響了兩次。厦谷省的河岸上，來自各處陋村茅舍的居民們，向船上人揮手。巴兰格拉斯港口升起了一根根的烟柱。

埃尔納斯托看到那些桔販的船上正忙得熱鬧，還有好多皮膚黝黑的苦工把大包大捆的貨物裝進一艘運輸船的船艙里，他覺得很有趣。

汽艇一停泊，形形色色的人們一窩蜂似地涌上跳板。一位巡官領着幾位警察，來查問這些來自哥連德的短工，短工們低聲下氣地聽他們詢問。

埃尔納斯托遠遠地看見他的朋友馬岱倚在碼頭上向他招手。他感到快慰。從此再也不會象住在父親的荒涼屋子裡那樣孤苦伶仃了。他今年二十八歲，拿到了輝煌的法學博士文憑，自以為是個社會主義者。

三

這座新城市的生氣勃勃的氣概，使卡斯蒂育感到相當驚訝。他以前也曾常常路過利西斯吞西亞。可是一天天過下去，對這座城市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便開始對它的種種優點切實進行估價。拿它跟哥連德那樣一座進步緩慢、風氣閉塞的城市一對比，二者之間就形成強烈的對照。利西斯吞西亞沒

有殖民地时期^①的烙印，它的血管里沸騰着异国的血液，它野心勃勃，热爱工作。

这里的人们也不象哥連德人那样，在漫长的午睡中，把时光懒懒散散地打发过去。这里有的是行动和狂热，热誠和充沛的精力。居民們普遍具有一种征服精神，也許这就是当初西班牙殖民者所具有的特征。只不过这些现代的創業者并不梦想什么虛无縹緲的黄金国，不象多明哥·依瑞拉^②之类的荣耀的冒险家們那样，为了寻找这种黄金国而率領着大批人馬，穿越峽谷，迷途难返。今天的这些創業者具备着拓荒者的精神，不論如何艰险，什么事都干，只要能稍稍有所立业，花了气力能获得成果就行了。

这种事业精神，感染了卡斯蒂育。想起从前在哥連德度过的两个月，整天給禁閉在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簡直叫他什么兴致也沒有。他也很喜欢利西斯吞西亚寬闊明淨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建筑物——这些，跟哥連德那种既有天井、又有鉄柵阳台的古老屋宇，形成了鮮明的对比。

但是，如果說他偏爱这座城市，那么，这也激发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使他想起了那座日后将会为国家大大爭光的工商

① 1776—1837年整个美洲先后完成民族独立革命，在此以前的时期謂之殖民地时期，特別指西班牙殖民地而言，下面的“异国的血液”則泛指近代歐美移民而言。

② 多明哥·依瑞拉(Domingo Irala, 1494—1556)：西班牙殖民者，曾由帕拉他到达布宜諾斯艾利斯，又渡巴拉那河入巴拉圭。曾在阿根廷及巴拉圭地区两任总督。

业中心的城市，原是出于早期哥連德当地的少数伐木者^① 坚毅的努力，才象奇迹一般诞生的。他们把那个山谷改变成河流纵横的肥沃的田园，使它成为一座抵制了印第安人入侵的胜利的堡垒^②，奠定了日后成为省会^③的雛形。这种腐朽的乡土观念，曾使他不止一次和他的朋友馬岱倚进行了热烈的爭辯。

馬岱倚是那些第一批来到利西斯吞西亚、开辟了沙巴雅尔牲畜場的意大利移民的后代，他始終认为，今天的成果都是当年全体矯健的創業者史詩般的辛勤劳动創造出来的。他们往往为这些問題爭辯得通宵达旦。最后是双方的意見都有可取之处，各人喝一杯巴拉圭甘蔗酒，和好收場。

接着，卡斯蒂育就得作出一項决定。他欣然同意参加了

-
- ① 伐木者(Hachero)：这里所提到的哥連德等地区，最早都是林木丛生的山野，故伐木者的含意即相当于創業者。从文意看，卡斯蒂育的祖先是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間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来阿根廷較早，“閹閹世家”的觀念較深，认为今日的成就都是他的祖先創造的；馬岱倚則是十九世紀末与二十世紀初从意大利来的移民的后裔，这个时期由于世界市場的影响，外国資本的輸入，阿根廷經濟有了新的发展，因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国移民大量增加。馬岱倚认为今日的成就是一切移民的劳动創造出来的。这就是他們的爭論点。
 - ② 卡斯蒂育的这种說法是反动的，按阿根廷最早的居民原是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在十六世紀征服阿根廷以前，屠杀了不少印第安人。至十六世紀末，布宜諾斯艾利斯成为殖民地的中心，巴拉他流域大部分土地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領，并对印第安人实行农奴制的剝削，印第安人亦武装起来給予侵略者以无情的、甚至常常是有組織的反抗。
 - ③ 阿根廷有哥連德省，卡斯蒂育的出生地点哥連德城是该省省会。